

【生活直击】

带着家人去旅行

□雨茂

今年暑期，难得有一段余闲，我决定带着一家人驾车旅行。出行时正值伏期，全国各地经历最火热的炙烤。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，途经山东、河北，翻越太行到大同浑源，经大同市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，然后折回山西，过朔州，到忻州雁门关，南下太原，游晋中平遥、灵石，再折向西南，到临汾吉县，最后由西北向东南穿过临汾、运城，从垣曲县入河南济源市，返回江苏。历时10天，行程3000多公里。

类似的旅行，8年前我搞过一次，当时我们带着父母开车回四川老家，往返4000公里，历时半个月。那时父亲70周岁，母亲64岁，身体还能经受得住长途旅程的考验，如今他们已经力不能逮了。陪伴父母要趁早，带父母旅行更要趁早，对此我深有体会。

8年前，我们三代同行，在都江堰景区的一座桥上，一位游客帮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，孩子站在爷爷身边，比爷爷高出半个头，略微含胸，喜悦中带着羞涩。他爷爷和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与专注，他奶奶仰着头，似乎要说什么，只有孩子妈妈享受着照相的喜悦。当时孩子只有15岁，还没有走出青春的沼泽，如今他却要远涉重洋，一个人去面对未知世界了。

8年前的旅行，我们大多穿行在亚热带湿润地区，潮湿闷热是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。我忘不了秦岭与大巴山长长的隧道，让人恍惚觉得驾车飘荡在无尽的水面上；忘不了在京昆高速秦岭服务区，湿冷的感觉让我们从三伏天瞬间进入仲秋。8年后的旅行，我们大多行进在温带干旱、半干旱地区，紫外线与干热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敌人。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让我们感觉无比新奇，无穷无尽的弯道又考验着我们的忍耐力。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极深刻，从海拔1600多米的雁门关下行到800米左右的忻州忻府区时，我突然感觉车内特别安静，耳朵像是隔了一层膜，听声音极细微，犹如把头埋在水里一般。孩子说，这是因为耳朵还没有适应空气压力突然增加，鼓膜凹陷的缘故。

在山西浑源与内蒙古准格尔，白天气温不到30摄氏度，树荫下很凉快，但到了阳光下，暴露在外的皮肤就如针扎一般难受。旅行第二天登恒山，我和儿子都没有戴遮阳帽，仅仅一个上午，后脖颈就被晒伤了，那种感觉是我从未遇到过的，就像无数只小虫在噬咬，让我真切体会到高原紫外线的威力。到了晚上，凉风习习，星空深邃，朗月高悬，最低气温仅有19摄氏度，在我生活的江苏，只有春秋季节才有如此惬意的温度。

更大的变化也许还是人。8年前，家庭旅游并不算特别普及，生态游与文化旅游理念没有深入人心，旅游还带着炫耀与猎奇的心理。用网民的话说，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。我当时沮丧地发现，孩子不仅对自然景物没什么兴趣，对人文景观也打不起精神，注意力几乎都在QQ聊天或者网络游戏上。我在日记里感叹道：“我不辞辛苦，驾车4000公里，忍受风尘酷暑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祖国的山川风物，近距离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只可惜与初衷完全相悖。在网络社会，面对云计算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，我们不仅要担心孩子阅读量下滑，更要担心他们对现实世界冷漠。长途旅行之后，我觉得还要加上对传统文化的隔膜。网络文明深度介入生活，带来的还有传统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的改变。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，改变得最为彻底。他们不像父辈那样亲近自然、行走大地，不愿意过清静简单的生活。他们很难理解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诗意生活，感受不了古代游记散文及山水诗体现出来的自然观、生命观与文化观，更无法走近古圣先贤的情感与思想。”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帮助人们潮水般涌入景区，许多人不断在朋友圈发照片、抖音刷存在感，很少对建筑、雕塑、绘画、书法、楹联、园林产生探究的兴趣，更别谈思考其中的文化内涵。”

8年后的今天，家庭游成了一种风尚，人们对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的追捧远超购物与美食。在通往恒山主峰天峰岭的石阶上，我遇到一家人，她们从云南玉溪来，年轻的妈妈带着母亲与女儿，母亲64岁，女儿10岁。她们乘飞机到太原，然后租车出游。女儿已经会照顾奶奶了，还喜欢跟人分享旅游见闻，比较各地的风土人情，见识远超同龄孩子。在晋祠附近的农家餐厅，我见到一家五口，夫妻俩带着6岁的双胞胎女儿，孩子的奶奶随行。一家人安静地吃饭，大人没有高声说话，孩子也不打闹喧哗，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一家人。6岁左右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名胜古迹的文化内涵，看不出自然景观的美学意味，她们甚至需要家长照顾才能完成旅行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父母有这样的意识，那就是从小重视亲子关系，带孩子亲近自然、了解社会、浸润传统文化，让她们开阔眼界，而不只是死读书或者上各种特长班。在云冈石窟、大同博物馆、平遥古城、王家大院等历史文化景区，专业导游不再用生搬硬套、道听途说的离奇故事吸引游客，开始注重介绍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，紧密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，彰显人文精神。儿子开始对名胜古迹表现出浓厚兴趣，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事。

带着家人去旅行吧，一定会带来预料之外的惊喜。



【山居杂记】

书房南渡记

□刘亚伟

无论是安家还是搬家，最容易让人发现你是个什么人。比如我，在闽东屏南双溪这个深山古镇上安置新居之初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从济南把自己需要的一些书搬过来。

对书的珍惜、对书房的重视，大概缘于自己童年的经历和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。十三岁那年，在破“四旧”的大潮中，父亲带着我，把家中本不算多的几十本书，用地排车拉着，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食物匮乏是显性的，对一个孩子成长影响更大的书籍匮乏，被掩盖在食物匮乏之下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种精神匮乏和阅读饥饿，曾经到了什么程度。

记得自己后来下乡和当兵，都会随身带着几个厚厚的十六开大本子，那是我的宝贝：里边密密麻麻抄写着遇到和喜欢的诗词警句等文字，并且这些内容一直不断添加着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出版业重启，书店重张，这些大本子才慢慢被买回来的各种书籍所替代。后来的人抱怨，当年那些坏人变老了。但人是被环境塑造的，人们往往忽略了那人曾经经历了什么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□王兆贵

人到老年，闲暇时间多了，在注重保健养生的同时，总要找点乐子，以排遣寂寞与孤独。其中，有许多小离家的游子爱听慢条斯理的乡戏，除生活节奏使然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与原乡情结有很大关系。

原乡情结的形成，与一个人成长的生活环境、亲友圈子、人文风情等息息相关。当这些因素沉淀为记忆，就会永驻你的心间，不论你走到哪里、成就有多大，都难以忘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新近发生的事容易淡忘，往年的记忆却越发清晰。青壮年时期，忙于事业，忙于家庭，这份闲情就被压下了，即便偶有怀旧念头，也无精力顾及。临到晚年，该放下的都放下了，对故土的那份眷恋却放不下，时常从记忆深处浮上来，让人隐隐感到有些怅然、有些酸楚。何以解忧？哼哼老歌，听听老戏，看看老电影，也许是简便而有效的慰藉。因为这些“老”字头的文化

上世纪80年代从故乡曲阜到北京，新世纪初从北京回到济南，现在又来到这个深山里的双溪古镇，每次搬家，书都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心安之处是故乡。在我眼里，家和书房甚至成了一个同义词。

这回很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挪动书房了。专门网购来大号的纸箱、封装的胶带。老夫妻俩先在济南那边把书从书架上一本本取下来，拂去灰尘，排列到纸箱里，一箱又一箱摆满了房间。然后又赶到双溪这边迎接。现在交通运输发达，只要付出一笔费用，到门的服务极为方便。

2019年秋末，满满一个集装箱的书终于来到这个深山古镇。当我和老伴打开纸箱，把一本本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排列到书架上时，觉得自己的心也一点点在这里安置下来。

给自己这个新居取个什么名字？一直没有想好。一位老同学曾建议院名就叫“小说”，很别致；移居加拿大的弟弟过来看我时，见小院门牌是36号，说就取“山石榴”小院，也自然贴切。这回大半个书房千里迢迢从北方迁移南方，这个行为给了我灵感，“南渡书房”

乡戏与乡愁

元素，是在记忆力最佳的时候盛行的，曾耳濡目染地陪伴你长大，最能勾起你对那段岁月的回忆。地方戏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，漫溢着乡音、乡韵，承载着对故乡的思念，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，心绪就会被带回到生命的原点，带回到所眷恋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鲁迅当年曾写过一篇《社戏》，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是他少年时代在绍兴水乡看戏的情景，童心、童趣跃然纸上。那时的鲁迅才十一二岁，回忆起来“远哉遥遥”，给他的印象却非常深刻，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慨叹说，再也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还有不少近代和当代作家在小说或散文中都曾涉笔乡戏，近一点的如韩少功，他那篇回忆乡戏的散文，真实再现了昔日乡村的情趣以及乡民的淳朴，被写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。

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，地方戏蕴涵着某一地域的民风和习俗，并沉淀为某

这个名字一说出来，就得到老伴和亲朋好友一致赞同。刚退休的屏南县原政协主席、被誉为古村镇守护人的周芬芳女士听说后，以个人名义请人刻了“南渡书房”木匾，并和林正碌、程美信、张长青等几位艺术家一起前来，为山居举行了挂牌仪式。

几年来，南渡书房接待过许多来访的朋友，普遍对挤满了一个房间的书表示称赞、欣赏。其实，在古代，家庭里拥有一个书房，也许是奢侈的事，但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寻常了。

一次，有位朋友带孩子过来，大家都发现那位还没有到学龄的小女孩伫立在那里，环顾四周书籍的一双大眼睛在发光。我借机对朋友说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不妨帮孩子也为家庭建造一个书房吧。

个人以为，无论是作为孩子成长的环境，还是家庭生活的背景，一个家庭拥有一个书房，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，都是有意义的。

我继续说，我知道一个秘密，很神奇，只告诉有缘人：外在的书房，可以成为一个人内在精神秩序的象征。从一个拥有书房的家庭走出去的孩子，也许终生都会带着自家书房的影子。

